

怀念奶奶

■张百隐

那天周末，我又来到奶奶住的旧屋。医生说，能来就经常来看看，总是看一眼少一眼。

旧屋是黄土夯筑的房子，赤土墙面，红色瓦片，一个厅堂，三间窄房，带一个护厝，旁边是一条窄窄的小巷，只有一个侧身的宽度，这里曾经是我们一家老小安身立命的家，如今，只剩奶奶执拗地守着。

我推开两片陈旧的木板门，这是这个老旧残破的房子唯一的防卫力量，奶奶坐在门口石轮上，背对着我，念念有词，三只鸭五只鸡绕膝而走，奶奶更为瘦削的背影如刀锋迅速劈向了我，我鼻子突然有点发酸。我走了过去，甚至不敢用手触摸着她那干枯凸起的肩膀，奶奶看见我站起身，微微颤抖，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。她说，现在怎么来了，不用教书吗？我说，今天是周末。我把奶奶扶进屋，将保温瓶里的鸭肉汤放在她面前，热气腾腾，就像曾经她是如何利索地将一个烤地瓜塞给我。奶奶只是喝了口汤，然后跟我说，她吃不下了，现在只能喝奶粉米糊了。我记得奶奶跟我说，她曾经吃过树皮，吃过生地瓜，吃过豆角米糠，但现在她那坚强的胃，坚持运作了九

十年，也开始累了倦了，慢慢失去消化的功能。

曾经的房子，只剩下断垣残壁，斑驳沧桑，时间和记忆累积的重量，风吹雨淋的回环往复，让这座旧屋慢慢地走向废墟，只有灶台上的油盐柴米，干净的灶面，还在发烫的烟囱，仍在维系着屋子的基本意义。我让奶奶离开这个老屋，奶奶坚决否定，她说她晚上会过去新家睡，但白天必须守在这里，还得养鸡养鸭，会直到走不动了。父亲已经坚持了无数次，如此撼树，如此弱小的身体却有如此难以撼动的坚持，父亲只能随她，并守着她。

奶奶是家里的老幺，在子孙繁多的旧家庭里，老幺其实是个可有可无很尴尬的存在，自懂事起，父母便将她抛向荆棘密布的生活丛林中，牧马放羊，种田下海，挑粪捡瓶，看门守户。一次，奶奶在外捡地瓜，走到邻村迷了路，生吃了别人家地瓜，被殴打，两天后蓬头垢面地回到家，父母对她就是一顿吊打，罪名是，久玩不归。奶奶哭了两天，然后被送到了陈家，于是李姓改陈，但就是改不了她的命运。是天性乐观和秉性坚韧，让奶奶忠实而毫无怨尤地执行着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后来，经人做媒，邻村一年轻人长得高大俊朗，但家徒四

壁，又三十出头，迫切需要一个对象，于是不足一米五的那个少女就这样成为我的奶奶。

奶奶经常绕着屋子走上几圈，然后坐在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头上，守着鸡鸭，支撑着瞬间都可倾塌的老墙，饿了自己煮点粥，用的还是柴火，和那些鸡鸭分着吃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，一个老人和一座老屋的故事如此的简单直接。爷爷88岁的时候彻底和这个家永别，奶奶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只是夜以继日地守着棺材，时不时地敲着棺材盖，我知道这是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和爷爷交流，她仿佛是在说，你走了，虽然儿子也很孝顺，但终究是孤单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守着旧屋的理由，但我总觉得，她守着旧屋一定和爷爷有关系。他们之间的婚姻才两个铜板，如此潦草，却彼此凝望，哪怕相隔着时空。

我扶着奶奶走出了旧屋，奶奶嘱咐我一定要把柴门关紧，我说好，我会把你的城堡守得严严实实的。路上奶奶问我，你爸爸颈椎不好，天冷了要加点衣裳，吃点滋补的东西。这是我最耳熟的一句话，是母亲经常对我念叨的关心。奶奶很多事情都模糊了，但有些人和事，始终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
■郭华悦

老宅的院子里，种满了果树。

这些天，我常到老宅游荡。我喜欢选在中午，涂点防晒霜，顶着烈日，享受着出汗的畅快淋漓。这种酣畅的感觉，在空调房里的夏天，是无法体会的。

而老宅里，那些果树的变化，都被我拍了下来。

烈日下的果树，也沾染了夏日的酷烈味儿。那叶片，在夏天的烈日里，慢慢地浓烈起来，承载着酷热，谱出了一曲繁花。

葡萄树的叶，有焦的，有枯的，但更多的是浓绿。几场雨过后，先前空荡荡的爬藤网，绿了一大半，挨挨挤挤，带着热烈奔放的气势。

榴莲树的花，开了，又谢了。树枝还太孱弱，但花色粉嫩，带着点张扬。在枝叶并不茂盛的树干上，显得艳丽而放肆。

还有桃树。初春时，一个芽一个芽地挤。到了夏日，却骤然蓬勃了起来。一簇簇的绿叶，把原本空荡荡的枝干，点缀得声色盎然。

这一切，都被我用手机记录下来，转发至朋友圈。

有朋友说，你把夏天都晒出来了。初看，不解其意。后来，翻了翻自己拍的照片，顿时恍然。那一切的一切，无不是在烈日下进行的。

说这话的朋友，无疑是知己。而我顿悟之余，亦心有戚戚。

这些年来，我的朋友圈，始终少得可怜。但每一个，都是难得的知己好友。能从那些照片中，读出夏天的朋友，那是一种无需诉诸言语的灵犀。

人在有了岁数和阅历后，都应该有这么几个赠夏的朋友。

人经历多了，容易消极，在惯性中越坠越深。这时，就该有这么几个朋友，浓烈而热切。载酒狂歌，相知莫逆，就像夏日里的那一轮烈阳，驱走了阴霾，带来了畅快的热烈。

烈阳浩荡，对于一颗日渐消沉的心来说，无异于是当头棒喝。

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些朋友，愿意以夏相赠，我们在羞谈年轻的岁月里，依旧能感受到岁月的火热。赠你一夏，山遥水阔，心中自有一片天地。

农场记事

■余子艺

在农场记录一些事情，也算是一场别样的景致了，如同电影的画面一帧一帧，播放的看似生活的情节，又好像离我们有一种飘远的距离。

景致，因为连日来的下雨，有了别样的味道。农场，在城市的郊外，算不上荒郊野外，也谈不上人迹罕至，只不过是我们选了一个阴郁的天气，踩着雨后泥泞的道路，有了些微凄凄之感。好在，周边种了不少绿植，让我们感受到了气息的清新，从而让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更多的期待。

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一个不太显眼的路牌的指引下，我们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，也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农场。门口的两只小羊在迎接着我们，这已经足够让小孩子兴奋不已，毕竟城市里待惯了的，看到农野的生物已然稀奇。下了车，小孩子就地取材，择了点树叶小草送到小羊的嘴边，它们也吃得津津有味，眼神里流露出了无尽的感激，我想，这不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吗？

而其实，除了两只小羊在门口作着迎接的仪式感，还有一只小狗不停地在边上打转，小狗似有防护守卫之责，但之于我们而言，驻车之时，它就迅速跑来，更像是一种贴心的迎接，而它柔美的眼神，也让我放下

了戒备，跟随着它的脚步，我们就走到了农场的门口。外面看，好像不大，等到真正进入，才发现乃世外桃源，除了农场饲养，还有生活起居，不一而足。

农场里面养了一些鸡鸭，还有兔子等等，进入其中，你可以真正体验在农场之中休养生息的全部，穿着他们提供的衣服进行喂养，忙忙碌碌，也有不少的乐趣，甚至还有厨房，可以自己动手做你自己想吃的食品。农场的主人是有情怀之人，她告诉我们，这个农场是她自己一点一滴打造出来的，是她理想中的隐居之处，平时就住在这里，享受着大自然的一切。你很难想象，她还是个年轻之人，在大城市打拼过，回来这里，远离喧嚣，她自己搞着服装设计，从中收获了不少灵感。我就在想，服装之中田园之风，也许不少正是出自她的手吧。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因为农场，让我更多地沉浸于这样的意境当中。关于农场所见，我并不打算记录太多，即便处郊区神秘而不多见，但毕竟交错着现代化的气息，我更愿意，带着对农场的所有念想，跟随着吴伯箫的《菜园小记》去感受菜园的成长故事——“老圃种菜，一畦菜怕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？”一方农场，也是一篇美文，生活中盈盈点滴，如同闪亮的文字，为着我们美好的理想着笔写实。

“说的菜园，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”，这一方农场，也不过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，寻一僻静之处，它种下的不再是农人的感伤，而是旅人的喟叹，用奋斗的时光浇灌，甚至用青春的风采装扮和点缀，让农场的动物植物都充盈着梦想，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梦想。

